

唐狮缘

汪卫兴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1 唐狮东京亮相	1
2 老外高薪聘请	10
3 不是冤家不聚头	17
4 爱情为何物	27
5 寻寻觅觅为哪般	35
6 北京情留千千结	44
7 情系唐狮话来历	54
8 老外寻访唐诗梅	60
9 白洋湖边十八间	67
10 大海捞针说市场	77
11 故地重游往事悠悠	85
12 一言惊天地	102
后 记	118

1 唐狮东京亮相

非我而当者，吾师也；是我而当者，吾友也；谄
谀我者，吾贼也。

——《荀子·修身》

四月正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。东京上野公园游人如织。他俩擦肩而过，他多看了她一眼。她披一件不同花纹微妙组合的绿色风衣，青果领，高垫肩，小袖口，断腰节，大裙摆，着装方便，潇洒流畅。她像一片青云从他眼前飘过，消逝在樱花丛中，令人回味无穷。他想问她，这风衣是谁设计的，就循着她消逝的尽头走去。

他穿过樱花林，在猴山看到了这片飘逸的青云。她正在逗猴玩耍。一头漂亮金发如瀑布似地披肩洒泻，两颗乌黑的眸珠灼灼发亮，小巧玲珑的鼻子笔挺，东方人特有的椭圆脸庞细腻洁白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血儿，很美！

她也看到了他，朝他嫣然一笑，秋波频传，忘了自己的手已伸向铁笼方格口，手中抓着一块巧克力。老猴对准她手指上一枚金灿灿的钻石宝戒抓去。她大吃一惊，缩手惊

呼,为时已晚,钻石宝戒被老猴抓掙而去,她失态地大叫:
“来人呀,我的钻石戒被猴子抓走了。”

游客围拢来。他也急匆匆地赶来,身后跟着饲养员。饲养员朝老猴招手、呼叫。老猴慌忙把戒指塞进嘴里,东张西望。

她哭了,用白手绢抹着眼泪,向饲养员央求:“求求您,快把老猴捉住,把戒指还给我。”

饲养员说:“小姐,它是猴精,通人性,凡人喜欢的东西,它都想要。”

她气愤地说:“把它杀了。我出钱买下。”

饲养员摇摇头:“动物园动物受法律保护,不准卖不准杀,失踪病死要向刑侦厅报案。小姐。请您跟我走一趟,我们设法把戒指找到还您。”

于是,她同他跟饲养员去办公室。

她叫竹梅·道格拉斯,美国人,在美国 PAS 公司服务,来日本观光亚洲青年服装设计大奖赛。钻石宝戒,重一百二十五克,价值一万美元。竹梅·道格拉斯小姐下榻在东京沁园饭店。

他叫路自力,中国人,是目击老猴夺戒指证人,在宁波唐狮服饰总厂服务,来日本参加亚洲青年服装设计大奖赛,住东京沁园饭店。

他俩就这样认识了,在回沁园饭店的路上,亲昵地攀谈起来:

“你为什么追踪我?”

“不!我看到您身上穿的裙衫风衣很好看,想问问您,

从哪里买来的？”

竹梅·道格拉斯娇怒满面，尖叫着喊停车，冲出车门，头也不回地奔向另一辆的士。

沁园饭店在东京港区，环境清幽，闹中处静，住房舒适，价廉物美；从内到外，一律中国风格的装潢和布置，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中国饭店。沁园饭店取名于毛泽东诗词《沁园春》，进门竖着一块大屏风，毛泽东的手迹气势磅礴，遒劲有力。凡来饭店住宿的都喜欢站在这屏风边上合影留念。

路自力回到沁园饭店，老板娘递给他一份传真，詹总要他去机场接他。他出门拦的士，老板娘追出来说：“路先生，您别去了，我家先生已去机场接詹先生。”

他看看手表：“不，我马上去，能接到。”

黄老板去接詹总，他岂能不去？

黄老板提前半小时到达成田机场，在候机大厅里踱方步，引来一道道奇异的目光。黄老板剃一个板刷似的四方平头，穿一套藏青色中山装，脚踏玄色布鞋，好像刚从大陆来日本的退休老干部。胖墩墩的身材，微驼的背，圆圆的大脑袋秃顶，两条浓眉倒挂，像一尊笑口常开的无锡泥娃娃。

人，一批又一批拥出来，却不见詹举云出来。要等的人没来，不想等的人朝黄老板走来。他叫约翰·道格拉斯，竹梅·道格拉斯小姐的父亲、美国 PAS 公司总裁。

他张开双臂抱住了黄老板：“亲爱的黄，您来接我？我女儿没来？”

黄老板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朝大厅巡视，忽然

看到竹梅·道格拉斯和路自力一同进来。

原来竹梅·道格拉斯乘坐的的士中途抛锚，搭乘追上来的路自力的的士同车到达。这叫不是冤家不聚头，棒打鸳鸯难分离。

约翰·道格拉斯见女儿和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进来，呵呵大笑：“亲爱的，同日本人交上朋友啦？”

竹梅·道格拉斯眨眨乌黑的眼珠，甩甩金发：“NO，他是中国人。”

约翰·道格拉斯大笑：“中国人？”他审视路自力。

路自力不好意思地避开他的目光，走向黄老板：“中国班机还没到？”

大厅的扩音器里传出甜美的女中音：“〇七—八中国班机晚点。”

路自力舒一口气，朝竹梅·道格拉斯挥挥手。

竹梅·道格拉斯甩甩金发，随父亲步出机场，猛回首朝路自力打个飞吻。

中国班机到达日本成田机场，已是华灯初上，夜幕如一块巨大的灰黑色帷幕把大地笼罩住。

黄老板的脸冷冰冰如石雕，目光灼亮地盯着机场出口处。发亮的秃顶，宽大的前额上镌刻出一道道纹路，记录着岁月的艰辛。他是宁波西乡人，和詹举云同乡同村。他十三岁过继给叔叔当儿子。叔叔送他去上学。十三岁的男孩坐在七八岁孩子中间像一座塔，他难为情煞哉！老师是一个热心人，天天给他补习功课。三个月后他跳到三年级，以后又跳了两级，他用三年时间，读完六年小学。十六岁他就

去上海同裕大酱园学生意。后来到码头上当小工、搬运工，以后他漂洋过海来到日本。哪知船东破产，他成了一个没有职业的中国侨民。他在冷漠、歧视中奋斗。一九七〇年他离开繁华的东京都市，来到离东京二十公里远的港区买了一块地皮，搭起一个棚棚，开了一家夫妻老婆店，取名“沁园饭店”。

这时，詹举云脸带愧色，步出机场，朝他深深一鞠躬：“对不起，黄先生让您久等了。”

黄老板从沉思中回过神来，神情严肃，一抬手：“能安全到达就是福。”

这出人意外的回答，让詹举云好感动。他把同机而来的王珏琼介绍给黄老板，岂知他冷冰冰，只颌首点头，大步流星出去了。

王珏琼尴尬地闹了一个大红脸，好在路自力进来，使她从窘境中解脱出来。她没好气地脱下那件不同大小红黑格子翻领风衣，扔到路自力手里：“我给你传真，你却不回电，去哪里了？”

路自力嘿嘿一笑：“我去上野公园观赏樱花。”

王珏琼不满地白他一眼：“你好潇洒呀！”

詹举云接口道：“日本樱花值得观赏。”

路自力笑了：“还是詹总有人情味，体谅下属。”

王珏琼天生丽质，细皮白嫩，高挑个儿，气质高雅，身着一件不同大小红黑格子风衣，内着黑色丝绒青果上装，高雅华贵；下配百褶裙摆，与黑色窄长的开门领相对称，显得文静。在光耀刺目的灯光下，她越发艳辉照人。

路自力对她的装束赞不绝口：“老同学，好美呀！”
王珏琼甜甜地一笑道：“这服装还不是你设计的！”
黄老板在候机厅门口吼：“上车啦！”

东京阳光城是以一幢六十层高的大厦为主体的建筑群，是日本首都北部的新标志。它占地六万平方米，有办公大楼、旅店、公寓、餐厅、戏院、文化中心及其他设施。亚洲青年服装设计大奖赛在文化中心展览厅举行。路自力和王珏琼毕竟初出茅庐，参加世界级服装大奖赛还是第一次。

詹举云为了让他们安心参赛，特地带他俩到阳光城顶层观看红日。

阳光城主体大楼高二百四十米，是日本目前最高的建筑物。从大楼顶层看去，东京都市像海市蜃楼中的仙阁在浩瀚淼茫的大海中隐现，又像一个五彩斑斓的象棋盘在阳光中闪亮，江河、大海如一面亮闪闪的镜子反射出粼粼波光。天地融为一体。

王珏琼眼前忽然浮现出滔滔的东海、皑皑白雪的天姥山，随口吟出唐朝大诗人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的佳句：“登高壮观天地间，在江茫茫去不还。黄云万里动风色，白波九道流雪山。烟涛微茫信难求，越人语天姥，云霞明灭或可观……”

詹举云笑了：“小王，下午登台你也像现在的心境，你的脚步将会很稳健，你的姿势也将会更优美。”詹举云若有所思：“这次来日本参赛，主要是开拓视野，了解世界服饰新潮流。不要想得太多。古人云：非我而当者，吾师也；是我而

当者，吾友也；谄谀者，吾贼也。”

王珏琼笑道：“詹总，这之乎者也我听不明白。”

詹举云瞅一眼正在极目远眺的路自力：“小路你把这句话的出处说一下。”

路自力避开王珏琼的灼热目光，缓缓地说：“这句话出自《荀子·修身》篇，是北京服装学院童教授赠送给服装设计系毕业生的。他说，要成为国际一流服装设计大师，先要修心修身，凡对我的批评恰如其分的人，是我的老师；凡对我的表扬恰如其分的人，是我的朋友；凡阿谀奉承我的人则是我的敌人。”

詹举云看一下表：“走吧，路在脚下，走出你自己的风格，顺其自然就是美。”

这次大奖赛允许设计者自己登台亮相，这是鼓励优秀模特儿搞设计的举措。

王珏琼是北京服装学院模特专业高才生。她身材匀称，姿势优美，领悟服装设计有独到之处，但独立设计往往欠缺点什么。她几次和路自力合作如鱼得水，在学院里连连获奖。他俩像一对男女声二重唱演员，谁也离不开谁。这次他俩合作的唐狮系列男女休闲服装，衬托出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。

唐狮系列男女休闲装，男模特儿一登天桥，灯光齐亮，那种悠闲洒脱又俯视众生的男子汉傲气，征服了台下的女士们。唐狮系列服饰体现出来的男人的高贵、冷峻、潇洒、俊俏、粗犷，给评委们留下美好的印象。

单个服饰比赛开始，王珏琼登台亮相。

她第一套表演婚纱式时装，洁白曳地的长纱裙箍撑开像一把雨伞，使她显得雍容华贵。撑开的雨伞被收起来，洁白曳地的长纱裙变成百褶裙围在腰上，露着两条雪白的大腿，迈着轻盈的步子向台下观众深深一揖，赢得满堂喝彩声。

第二套是中国式旗袍睡衣，绛紫色的丝绸面料，在聚光灯下她是那样婀娜多姿。前胸紧锁，乳峰高挺，领口用严肃的黑色调，四周裙边用纯洁、轻快的白色调，充满神圣和含蓄。随着她的转身，一个后背脊亮相定格，把台下的观众和评委惊倒。原来，这睡衣从背部到臀部裸露在外，这个别出心裁的设计获得意想不到的好评。

天桥上的聚光灯随着王珏琼的脚步在移动，在变幻。音乐的节奏随着王珏琼的裙摆的甩动而变快了。这是中国民族音乐《田园曲》中丰收圆舞曲，悠扬的旋律把大家带往空旷无边的田野之中。王珏琼走到天桥中心，手一扬，玉色的裙摆犹如仙女撒花，一串串珍珠钻石闪烁出晶晶白光，满台生辉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王珏琼一转身，裙摆脱下来。她穿着超短裙，两条玉腿匀称地摆动，琥珀色的高统丝袜使玉腿更具魅力。皮尔·卡丹设计大师曾这样说过：“男人看女人，最先从脚、腿、臀部，其次才是脸。当然女人的魅力还是全身的气质最重要。如果想发挥瞬间惊人魅力，服饰将伴随你成功。”旋律在展览厅回荡，王珏琼手中的裙摆一抖一拉变成一件美丽的披肩，珍珠和钻石再次耀目生辉地闪烁出灿烂光芒，与五颜六色的聚光灯融为一体。她来了一个正面全身亮相，披肩从乳峰两侧扣住，那湖蓝色提花

面料上装，领子低且长，乳沟稍露，胸部打小褶，乳峰高挺，产生宽松的效果。上装束在超短裙里，腰间露出一个小贴袋，手一拉，一顶白色小帽如降落伞撑开，斜戴在乌亮的秀发上，黑白分明，素淡相宜，更显风流。她的手像变魔术一样摘下白色小帽，解开披风，塞进白色小帽，小帽变成了一只圆鼓袋，往肩上一甩，轻盈地下去。

台下再次响起暴风雨般掌声。唐狮系列男女休闲时装初次在东京亮相，被评委评为创新特等奖。

东京电视台记者问王珏琼：“唐狮款式新颖别致，你和你的设计者是怎么想的？”

王珏琼腼腆地说：“唐狮系列男女休闲装主要是路自力设计的。我希望成为美丽的女人——这是女人共同的心愿。很多女人外表非常美丽、漂亮，也很性感，却缺乏魅力，缺乏由内心自然发出的‘女人味’。服装设计要让女人增强自信心，就要求自然、宽松、合体。”

王珏琼被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社记者追着采访。路自力想躲开竹梅·道格拉斯，却躲不了，东京刑侦厅催促他去上野公园为老猴抢戒指作证。老猴已经把这枚价值万元的钻戒吞入肚内，疼得满地打滚，生命垂危。

2 老外高薪聘请

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

——《旧唐书·魏徵传》

唐狮系列男女休闲装荣获亚洲青年服装设计创新特别奖，黄嘉福兴奋得到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社登广告，要在沁园饭店宴请路自力、王珏琼一行。日本新闻界都了解黄老板的脾气，凡中国人在日本露了脸，他都要扬眉吐气地宣传一番。

黄老板侨居日本已四十多年，至今仍然是中国籍，好多人劝他加入日本国籍，他偏不加入，被喻为花岗岩脑袋，顽固不化。日本移民局多次找他的麻烦，他却板着面孔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，一个侨居在日本的中国人，对什么党派都不感兴趣。唯一感兴趣的，是与日本国民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。”移民局对他无可奈何，明查暗访找他的岔子，终于闯进了他的卧室。

这间卧室布置奇特，东墙挂毛泽东、周恩来的照片。西

墙挂蒋经国、李宗仁的照片，南墙挂孙中山的照片，北墙挂着张学良、冯玉祥、林彪等武将的照片。日本移民局擅自闯入，他很气愤，大声喝问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！是不是想摘走这些照片？孙中山留学日本，主张天下为公，国富民强；周恩来倡导中日友好，是日本人民最敬仰的一位大国总理；张学良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起来，逼蒋抗日；林彪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本法西斯不可战胜的神话。我挂他们的照片是在追寻历史。历史是无法篡改的史实，尊重历史，就是尊重人格国格。”移民局官员被他说得哑口无言。黄老板终年喜欢穿布鞋、中山装和对襟衣，不喜欢穿西装，更不愿意穿和服。他一上街，人家就知道他是中国人。一九六九年后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联合国，紧接着尼克松访问中国，那时候，他昂首挺胸走路。日本人看到他的布鞋就向他点头哈腰打招呼，有的甚至还向他问候：“先生，刚到日本？”他拉拉中山装，回一个礼，走了。他神气极了！他感到有一个强大祖国，无比光荣，无比自豪！

上野公园会客室，二十八吋大彩电正放映老猴的录像。竹梅·道格拉斯和路自力坐在前排观看录像。半小时后，录像放完。

饲养员关掉电视机：“你们都看清楚了，老猴病了，生命垂危。兽医怀疑钻戒有毒。”

竹梅·道格拉斯回击：“胡说八道。”

饲养员把录像片从电视机里倒出来，裹上一张报纸，“先生，请你把录像片带回去，再仔细看看，我们上野公园已

尽了最大努力。请这位小姐撤诉。”说着把录像递给路自力：“请多多关照。”

竹梅·道格拉斯傲气十足地离开会客室。

路自力劝道：“你要上野公园剖猴取戒，又不花一分钱，日本人是不会同意的。”他递给她一张报纸，“你看看，记者为上野公园说情，给你传递信息，只要你撤诉，钻戒奉还。”

竹梅·道格拉斯调皮地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

路自力拍拍他手中的录像带：“从这盘录像中看，上野公园为你的钻戒尽了力。我认为撤诉和解为好。”

竹梅·道格拉斯突然挽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推到假山后，依偎在路自力的肩上，含情脉脉朝他频送秋波。

“路先生，我让你这么讨厌吗？”

“我已有对象。”

“你还没结婚，我还有竞争的机会。我爸爸愿出高薪聘请你去美国。你们老总找我爸爸，想进入美国市场，要合开一家公司，你是第一个人选。”

“第一个人选不是我，应该是王珏琼小姐。”

“不！是你，不是王小姐。我爸在大阪等你去商谈。”

“等我去商谈不是办公司。是细川次山要我为他设计一批亚麻棉织运动衫。”

“不对，这批货是我爸爸下的订单。”

竹梅·道格拉斯拖着他奔向的士。

约翰·道格拉斯坐在玻璃阳台的藤椅上，沐浴着阳光，

眯缝着眼睛也斜着王珏琼：“王小姐，您如果愿意留在日本，我每月出五千美元聘用您，送您一套花园别墅。”

王珏琼一惊：“约翰先生，感谢您的厚爱，我没有这个福份。”

约翰·道格拉斯吐着烟雾：“NO，NO，乐先生在阳光城观看了您的时装表演，发现您不仅是一个天才模特儿，而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天才营销人才。”

王珏琼乐了，脸上像花朵一般绽开：“约翰先生，你约我来大阪就是为了谈这个？”

约翰·道格拉斯摇摇手，熄灭了雪茄烟：“NO，约您来谈生意。”他举手拍掌，乐储金从里面走出来。

乐储金笑吟吟地问：“你们谈成了？”

约翰·道格拉斯耸耸双肩，摊摊手，滑稽地笑笑。

乐储金大名细川次山。他大哥叫千川次山。他嫂子是中国人，叫乐玉竹，他出世三个月父母双亡，由嫂子乐玉竹抚养成人。嫂子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：乐储金。因嫂子没有生育过，把她全部的爱倾注在他身上。因此，他对中国多了一份特殊的爱。以后，嫂子和大哥双双仙逝，他就继承了这份产业，一直与中国做丝绸棉织品生意，把他大哥的商社改名为玉竹株式会社，以此纪念嫂子养育之恩。

他和约翰·道格拉斯虽无血缘关系，但有一种特殊关系把他俩牵扯在一起。约翰·道格拉斯的母亲叫万雪松，和乐玉竹是结拜姐妹。半个世纪之前，她俩求读于上海美国教会女子中学，和一个叫唐诗梅的女子结义为金兰三姐妹。万雪松最小，乐玉竹老二，唐诗梅老大。三个人中又数唐诗梅最

漂亮,手儿最巧,心儿最善,命运最差。她们发过誓,赌过咒,不能同日同时生,无法同日同时死,但可以同地同穴葬。她们在饮血结盟那天立下字据,谁最后一个死,把前者的骨灰或遗体运回到故里择地而葬。乐玉竹病死多年,膝下无子女;唐诗梅下落不明,音信全无;万雪松在美国,下肢瘫痪,行动不便,靠一把轮椅代步。她要儿子和孙女尽快找到唐诗梅的下落,趁她健在的时候完成两个结拜姐姐的遗愿。

王珏琼一踏进乐储金的会客室,就被墙上的书画吸引住。会客室仍是乐玉竹生前的摆设,正中挂一幅《神女牧狮图》,神女悠闲地坐在狮背上,直吹玉箫,狮首虎视眈眈,威武雄壮,又微侧双耳在静听神女吹箫,狮尾如鞭拖地弯曲,随时捍卫神女的安全。神女身后一片青青的翠竹、苍松和腊梅在阵阵箫声中摇曳。人、兽、松、竹、梅勾勒得完美无缺,栩栩如生,令人百看不厌,拍手叫绝。图两边是一对条幅:

放荡功不遂

满盈身必灾

乐储金抹抹上唇一小撮丹仁胡子,解释道:“这画和对联出自我嫂嫂之手,她谆谆教导我,放纵不受拘束,事业就会成功;骄傲到极点,灾祸就要随身而来。”

王珏琼语出惊人:“我看这字画不是你嫂子画的。”

约翰·道格拉斯瞪大了眼珠。

乐储金猛然抓住她的手,急切地问:“你是谁?你是不

是唐诗梅的后代？”

王珏琼摇摇头：“先生，我不认识唐诗梅，但见过她的真迹。”

乐储金泄气了。

约翰·道格拉斯来了精神：“王小姐，您陪我去中国看看唐诗梅的字画，我老母亲一直在苦苦地寻找她。”

王珏琼指指墙上的对联：“先生，我知道这两句话出自宋朝进士张咏的《劝学篇》。这位唐诗梅还写过另一幅对联：‘无稽之言勿听，弗询之谋勿庸。’她告诫人们，没有查考过的话不要听，没有经过充分磋商的主意不要采纳。”

乐储金拉拉宽大的和服，似乎不死心，啪一声打开壁橱，捧出一只拳头大小的五彩陶瓷狮子，其形态逼真，威武勇猛，制作精致，玲珑剔透。“王小姐，见过这种五彩唐狮吗？”

王珏琼接过五彩唐狮，爱不释手，上上下下仔细端详：“这是雄狮，为后人仿造。”

乐储金拍腿惊叫：“对，对，还有一只母狮，真正的洛阳唐三彩。”

王珏琼笑道：“如是真品，不是洛阳唐三彩，是宁波越瓷。”

乐储金奇怪了：“听嫂子说这是她从大陆带来日本，唐诗梅临别时送给她的。”

王珏琼摇摇头：“这幅《神女牧狮图》为唐诗梅所赠，这只雄狮是偷来的。”

这下轮到约翰·道格拉斯惊诧了，两道奇异的目光十分